

短篇小说集

The diary of a mad man and one other story

疯人日记

〔俄〕果戈理 等著
耿济之 译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
（短篇小说）

三聯書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 短篇小说集 ◆

The diary of a mad man and one other story

疯人日记

〔俄〕果戈理 等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所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人日记/[俄]果戈里等著;耿济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6144-9

I. ①疯… II. ①果…②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6775号

疯人日记

著 者/[俄]果戈里等
译 者/耿济之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风
责任校对/江岩
策 划/嘎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120千字
印 张/6.25
书 号/ISBN 978-7-5426-6144-9/I·1346
定 价/52.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果戈理 等著 耿濟之 譯

瘋人日記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目次

- 瘋人日記……………郭哥里著……耿濟之譯（一）
- 尺素書……………屠格涅甫著……耿濟之譯（四二）

瘋人日記

俄國郭哥里著

耿濟之譯

十月三日

今天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奇事。我早晨起得極早，瑪佛拉給我拿進擦乾淨的鞋子來的時候，我問他幾點鐘。聽說已經打了十點鐘了，我便趕緊穿衣。老實說，我並不是到司裏去，因為我預先知道我科長那副乾澀的臉容真叫人難受。他早就預備着對我說道：『你這個腦子裏怎麼時常這般糊塗？你老是失神張智的，把事情辦得亂七八糟，連鬼都辨不出來是什麼；爵位的名稱，你倒寫小寫，公文上也不填着什麼日子，什麼號目。』這個可惡的東西！他一定在那裏妒忌我，說我祇坐在辦公室裏給人家修鉛筆。總而言之，我決不到司裏去，除非想同那會計官會

面，求這個猶太人預支些薪水，纔想去一躺。這人也是個怪物！你要是讓他預支一月的錢，那簡直好像臨到極恐怖的審判。無論怎樣求他，怎樣向他訴苦境——那白鬼總是不肯拿出來。但是在家裏的時候他自己的廚婦都可以打他巴掌；這是舉世皆知的。我不明白在司裏當差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好結果。如果在省公署裏，在民刑事裁判所裏，那就另一事了：在那裏有些人緊靠在屋角裏寫字，身上穿着極平正的燕尾服，那副臉貌真能叫人唾棄，但是你常看見他們在那裏租借廣大的別墅！鍍金的陶器茶杯，不住向他們手裏送，說：『這是醫生的禮物；』又時常送給他們些快馬啊、輕車啊、三百盧布啊……但是我們這裏卻祇能輕聲說道：『請你借把刀子給我修鉛筆。』雖說如此，我們這裏當差到底是極誠潔的，那種乾淨的樣子，省公署裏一世也見不到，安放著紅木桌子，各長官都互相客客氣氣的說話……老實說，這裏當差如果不是清潔，我也早就離職了。

我穿上一件舊大衣，提着洋傘，因為雨連下了好幾天。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祇見幾個婦女衣裳角掩着臉，幾個商人提着傘，和好些個苦力在我面前走過。在體面人中間我所遇見的祇是我一個同事。我在十字街頭看見他。我看見他的時候，立刻就對自己說道：『唉，不對！好寶貝，你不是往司裏去，你正跟着前面走的那個女人，看着她那雙小脚。』這個官員，我的同事，真無禮！對於我也不讓步；遇見了我，連帽子也不脫一脫，正好像釘緊在頭上似的。我正在這樣思想，忽然看見一輛車行到我剛經過的一家店舖門前站住。我立刻知道這是我們長官的馬車。我不由得想道：『他決不無緣無故到店舖裏去，這個一定是他的女兒。』我便靠立在牆傍。僕人上前開車門，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從車上跳出來。她向着左右看視，眼睛眉毛不住的轉動。『唉，上帝，我糟了，簡直糟了！她爲什麼這般下雨天氣還跑出來呢！』須知婦女們最不喜歡污穢。她不知道我在傍邊，虧得我也故意把衣裳裹得緊，

因爲我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十分污穢，並且是老式樣。現在的外套都用很長的領子，我大衣上的領子卻又很短；並且那種布樣也不是時式的。她那隻小狗來不及跳進店舖裏去，正站在街上。我認識這隻狗。他的名字叫做梅奇。我剛站在那裏不多時，忽然聽見微聲說道：『梅奇，你好啊！』真奇怪！誰說這句話？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兩個婦人撐着傘在那裏走着：一個是老婦人，一個女人年紀還輕；但是他們兩人已經走過，不料我身傍又有聲音說道：『梅奇，你真罪過啊！』真奇怪！我看見梅奇正和那在兩位婦人後面跟着的小狗互相嗅聞。我自語道：『唉！我不是喝醉了麼？這種事情真是我平生少見的。』——我正在驚異的時候，親見梅奇說話道：『不，非特爾，你白白這樣想我……我正病着呢！』怪了；你是隻小狗啊！我聽見他會說人話，實在覺得很奇怪；但是以後我細細想了一下，便不去奇怪他了。世界上實在會生出這許多相同的例證。聽說在英國發生一隻魚會說兩句奇怪的人話，

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工夫去研究他，但是到現在還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我見報紙上也登載過一段新聞，說有兩隻牛走到舖子裏去，打算買一斤茶葉。但是更使我驚奇不置的地方，就在於梅奇後來幾句話，但聽他說道：『斐特爾，我曾給你寫信；大概鮑爾康沒曾把我的信送來』真是古怪得很！我一世也沒有聽見狗會寫信。寫字能寫對的祇是貴族之家。至於做買賣的人和書吏雖也有會寫信的，但是他們所寫的東西大半是機械的：沒有句讀，也沒有語法。

這個真使我驚奇。實在近來我不時聽見並且看見那些誰都聽不見並且看不見的事情。我自語道：『我且跟着這隻小狗走，看看他在那裏想些什麼。』我便捲好洋傘，跟着那兩個婦人走去。經過豌豆街，轉到町人路，從那裏又走到木工街，後來走過郭古士金橋，止步在一所大房面前。我又自語道：『這個屋子我知道。這是慈魏爾克夫的家。』這個屋子裏面住着許多人：女廚子和來客都很多！我還有

一個朋友，善於音樂的，住在那裏。那兩個婦人走到第五層樓上去。我想道：『很好。現在我暫且不走過去，記着地點，第一次不可太造次了。』

十月四日

今天是禮拜三，應該到長官辦公室裏去。我故意到得早一些，坐了一會，把鉛筆全都修好。我們的長官大概是極聰明的人。辦公室裏滿安放著書櫥。我看了看書上的題目；全是關於學問的書，我們這些人也實在看不懂——全是法文或德文。再看看他的臉：眼睛裏顯出威嚴的神氣。我永沒曾聽見他說過一句多餘的話。僅祇有時在交公文的時候，問道：『天氣怎麼樣？』——『大人，很乾燥啊！』實在，他也不能夠同我們相比！他是個偉人……我覺得他很愛我。如果他女兒……唉，真狡惡……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靜默着——我念起一本名叫『蜂』的書來。法國人

全是些傻子！他們願意些什麼？把他們捉住，簡直可以用鞭子抽打他們！那裏他們還會描寫跳舞會的著作呢……以後我覺得時候已到半點鐘，長官還未曾從臥室裏出來。但是到了一點半鐘的時候，發生了一件筆管描寫不盡的事情。門啟處，我想着一定是長官進來了，便拿起公文，從桌上跳起來；但是來的卻是她，她！你們看她穿的甚麼衣服！她的衣服像天鵝似的白——唔，真好看啊！她那雙眼睛望起人來，像太陽似的耀人！唉，她真是個太陽！她鞠了個躬，問道：『爸爸不在這裏麼？』唉，唉！那個小脆嗓子簡直好比時辰雀一般。我正想說道：『請你不要殺我，如果你願意殺我，請你親抬貴手來殺我也好；』但是無論心裏怎樣想，舌頭上卻轉不過來，祇能說一句：『不在這裏呵！』她看着我，看着我手裏拿的那本書，忽地把手帕扔在地下。我連忙跳起來，奔過去，鼻子撞在嵌牀上幾乎弄破，立刻支住身子取起手帕。好香的手帕啊！她向我道謝，微微笑了一笑，香唇也略微動着，後來就走出去。

了。我又在那裏坐了一點鐘，忽然一個僕役走進來說道：『阿克生基意溫諾非奇，回家去罷，老爺已經從家裏出去了。』這種底下人的態度我實在忍受不住；時常因此同他們吵鬧，臨末也祇能向他們搖頭。這個樣子還好；有一次有一個僕役看見了我，並不站起身來，直在那裏慢慢兒抽煙。你們這些傻東西，知道不知道我是一個官員，我是出身貴冑的人？但是我至終還戴起帽子，穿上大衣，因為這些先生們我實在纏他們不過，所以只好忍氣吞聲，走出去了。到了家裏，許多人都已安睡。我自己做了一首好詩：『可愛的人一時不見，好像一年已經遇不着；我的生活實在可妒，沒有你叫我怎樣生活啊！』自己看看，逼似普希金的著作。夜深時候，我又穿上大衣，在她家門前來回的走着，等她坐着車出來，可以在一傍瞻望她的玉容；但是她至終沒曾出來。

十一月六日

科長生氣了。當我到司裏去的時候，他叫我過去，對我說道：『快說，你做些什麼事情？』我答道：『怎樣？我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唔，你好生想一想罷！你已經有四十歲年紀，——你應該懂得點人事。你自己不想一想？你以為你做的有些事情我全都不知道麼？你在那裏妄想長官的女公子！你且看看自己，想一想你是個什麼東西！你不過等於零罷了。你是個窮光蛋，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你望鏡子裏看看自己的臉，——你還妄想些什麼！』說話的時候，他那付臉簡直像個藥壘，頭上披着一把亂蓬蓬的頭髮，又把他捲在上面，搽了些薔薇粉，自己以為他一個人是最美的了。我也明白他恨我的意思。我實在看不起他。小小一個官員，便放出威嚴的神氣，時計上掛着金鍊條，定製着三十盧布一雙的鞋。難道我是平民出身，裁縫或小兵的兒子麼？我是個貴族。我也能够做官。我現在祇有四十二歲——正

當應該做事物的時候。朋友，等着罷！將來我也可以做到大佐，也許好運到來，還要做得大些都未可知。那時候我住的府邸許比你的還好。你腦筋裏還以為除去你竟沒有一個正經人麼？我也能够穿着時式的燕尾服，繫着同你一般的領結，——那時候你也不在我眼睛裏。沒有知足心——那就是害處啊。

十一月八日

到戲園裏去。正演俄國傻子菲拉特加那齣戲。我看得很好笑。又唱了一隻狂歌，帶着些取笑狀師和書記練習員的詩，描寫得十分盡致，真奇怪，為什麼檢查官對於這幾首詩會忽略過去；講到商人簡直說他們哄騙人民，他們的兒子冒為士族，做些荒唐的事情。對於雜誌記者也編着極有趣的歌曲：說他們喜歡罵人，說著作人求衆人保護。現在的文學家都能够寫最饒趣味的詩曲。我極愛到戲園裏去。